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池北偶談 第二十三卷 談異四

◎善慶庵老僧 顏神鎮善慶庵，孫文定公香火院也。有住持老僧，年八十餘，辛未夏，一日早起，索浴罷，呼侍者曰：「好語主人，吾去矣！」遂升座而寂。壁間留偈云：「者個臭皮袋，撇下無■礙。洪爐烈燄中，明月清風在。」惜忘其名矣。

◎萬歲

古亦有人主自呼萬歲者。《新序》：梁君出獵，見白雁群，公孫襲下車拂矢，云云。梁君援其手上車，入廟門，呼萬歲，曰：「幸哉！他人獵得禽獸，吾獵得善言。」

◎命名

《左氏傳》申■曰：「名有五不：以國不以官，不以山川，不以隱疾，不以畜生，不以器幣。」按春秋諸侯、公子、卿大夫之名，犯此者甚眾。沿及漢初猶然，如■、疥、疵、瘞、蟻、蝨、狗、彘、掉尾（姓昭涉）之類。見於《史》《漢》者，不可枚舉。陸龜蒙《小名錄》序云：「三代之時，殷尚質直，以生日名之，如太甲、太乙、武丁是也。周以伯仲次之，如太伯、仲雍、叔達、季歷之類是也。自周以降，隨事而名之，至有黑臀、黑肱之鄙，羊肩、狐毛之異，負芻之賤，禦寇之強，杵臼、■■，髡頑、狂狹，不壽、不臣，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。然則■之言何據乎？」

◎東野氏

《東野志》世表載：魯公少子魚，始以東野為氏。子宗，宗子雷，雷子暉，弟淳。又六代灝，弟淳。七代縉，弟紳。十代繪，弟純。十四代璋，弟珙、弟璜。十六代輔，弟輸、■、轅。三代無此等名，必出杜撰無疑。

◎獨角青牛

明時六月十二日，御廄洗馬於積水湖，導以紅仗，中有數頭，錦帕覆之。最後獨角青牛至，諸馬莫敢先之。見陸啟滋叔度《北京歲華記》，蓋崇禎年中事也。今三伏日洗象，亦導以紅仗，在宣武門西響水閣上。明時洗象，則自八月十二日始，更三日為期。亦見《歲華記》。

◎前定

唐人小說，記王涯、舒元興兄弟事甚奇，《老學庵筆記》一事絕相類：「苗劉之亂，有內侍秦同老者，被命荆楚，前一日還行在，尚未得對，亦死焉。又有蕭中道者，日侍左右，忽得罪，黜為外郡監，前一日出城，遂免。」事皆前定如此。

◎南宋國學

南宋國學，即岳忠武王故第，其土地祠在東南隅，神即忠武也，封號曰「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」，見《夢梁錄》。又云景靈宮即韓軒王賜宅。

◎秦羅子孫

《說聽》載秦檜裔孫某，宰湯陰，綽有政聲，每欲謁忠武祠，輒逡巡弗果。將及瓜，謂同僚曰：「少保雖與先世有惡，豈在後嗣耶？且吾守官，無愧神明，往謁何害！」遂為文祭之，拜不能起，嘔血數升而死。事在嘉靖初年。魏莊渠提學河南歸，為所親言之。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。汝楫附秦檜劾忠武。願即著《爾雅翼》以古文名，朱子稱為南渡第一者也。

◎祀王右軍

同年馮再來刑侍（■）嘗著《滇考》，有云：初，雲南未知尊孔子，祀王逸少為先師。元世祖至元十五年，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（立道，陳留人），始言於賽曲亦（名瞻思丁，回回人），建孔子廟，置學舍，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。後立道卒官，與賽曲亦並祠鄴闡城，至今血食不絕。以王右軍為先師固奇，且右軍生平足跡未嘗至滇，滇人何為祀之？皆不可解。

◎蜂分日

謝臯父《■發集》有粵山蜂分日記云：甌粵之南某山，其民老死不知歲歷，惟戶養蜂，四時旦暮悉候之。蜂之分也，其日必吉，人家無大小貿易，皆趨成之。事未及辦，則以待後之分日。至於婚嫁與作皆候焉。蜂移之家，若鄰若僕，無遠近遞相報，不敢隱。有販者至其地，留一年，書蜂分之日，凡百有奇，歸取歷驗之，皆黃道紫微、天月德，吉曜也。其不分者，非凶星，則常日也。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。

◎鬥駝鬥象

《圭塘小藁》有《鬥駝賦》，蓋蹄角羽毛之屬，無不可教鬥者。康熙中，駕幸南苑，觀象與虎鬥，虎竟為象所斃。此又一奇也。

◎董宗伯

高念東先生書來云，昔聞宋直方（徵輿）中丞說：「董思白宗伯臨終時，忽索鏡自詒，作美人相。」

◎鄭刺史祠

王■似，字魯珍，益都諸生也。康熙元年，省父保寧太守玉生（字稚昆），歸次鳳翔橫水西，迷失道。時方五月，■曷甚，遙見山麓屋宇，隱隱出林表，策馬赴之，可五六里。至則古木參天，藤蔓糾結，漸入陰翳，不見曦景。蝟伏鼠竄，棲鶻磔磔，驚起叢薄間，心悸欲返。更誤入敗垣北，得一亭，蒿藜沒徑，闕無人跡，繫馬階楹，轉入東北隅，有堂巍然。堂後素壁上題詩，滅沒不完，有云：「殘魂搖遠夢，弱骨冷空山。」又云：「金刀斷織韓香事，千載銜冤泣月明。」方吟諷然疑之頃，忽牆下■■有聲，一巨蛇出草間，拔刀逐之，乃引至別院。一室類祠廟，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，衣冠甚古。室東西正黑如夜，西北隅微茫，有物如牀几，不敢近，稍以刀穴壞牖土石視之，天光穿漏，則一敗樞耳。睇其中，豐鬢纖足，女子也。雖衣花成土，而依稀可辨，胸壓七首，剪刀出其左脅。憶壁間詩，殆以此，因以土覆其身而出。比紆迴出林木，日已將夕，僅僕方旁徨道左，乃覓路東行。恍忽見一女子，拊心倒行馬前，既而形隨目矚，化身百千。投逆旅假寐，夢女子來云：「荷君厚意，後十三年再得相見。」比覺，問店主人，云：「鄭刺史祠也。闖寇已來，久為豺虎之窟，欲焚其處而未果也。」然十三年後，竟無所遇云（王生，予門人）。

◎造書

《法苑珠林》云：造書凡三人，長名曰梵，其書右行；次曰梵盧，其書左行；少者蒼頡，其書下行。按梵盧蝨吒書，隋言驢唇也。西域有驢唇書、蓮葉書。佛書之妄不必言，其長梵而少蒼頡，亦陰抑儒書，如謂宣聖為儒童菩薩之類。

◎墜石

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，寧陵縣忽有響聲自東北來，黑氣如斗，光芒甚異，墜落城中民家。其形如石，重二斤十四兩。見總督李尚書（蔭祖）報疏。

◎濮陽蘇氏

濮陽蘇氏，其先本元蒙古之後，至穀原兵侍（■），始以進士起家，官至總制，以文章名海內。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鐵槩，重百斤，至今尚存。

◎黃衣人

康熙甲子春，有刑部筆帖式某，素奉神佛甚謹。一日，忽有旋風起庭際，風息，見黃衣人衣冠甚偉，立庭中，呼其名謂曰：「吾，天神也，以汝事神甚謹，故降汝家，可掃除東廂，吾居之。」某焚香拜禮如所言。次日，黃衣忽問曰：「汝鄰家有病者，吾能愈之。」某傳語迎神，果即日愈。御史邁色者，有妹病劇，聞而拜求之。黃衣曰：「當為汝查勘。」良久曰：「宿業深重，以君虔禱，但可遲限三日，終不能生也。」果三日卒。已而求者踵至，黃衣人謂某曰：「本以汝善人，故來棲止。今車馬雜沓，久且不利於汝，吾當去此。汝福本薄，如甘貧，可延壽命，慎無妄求。若有贏餘，則促算矣。」遂去不見。

◎湯學士夢

左庶於湯潛庵（斌），夜夢登高山，已陟其半，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。湯鼓勇繼之，遂至山巔。顧一室空無所有，惟壁上懸《麻姑仙壇記》。既覺，不知所謂。癸亥臘月，閣學缺，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（鴻緒）。甲子二月，閣學復缺，湯遂繼擢。上官日，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，宛平王相公笑云：「蔡京宋奸臣，衚衕其音？」高陽李相公曰：「彼乃京字，此《麻姑仙壇記》中所云蔡經耳。」湯聞之竦然。事之前定如此。是年六月，特擢湯江蘇巡撫。蓋麻姑壇在撫州，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。

◎蔡氏狀元

德清蔡翁者，築室落成，夢人持一盤授之，盤有四紅箋，箋各大書一「一」字。後其孫奕琛為刑部侍郎，南渡拜相，官一品。奕琛子啟傳，國朝康熙庚戌科狀元及第。啟賢子升元，康熙壬戌科狀元及第，皆其曾玄也。兩狀元皆生於此宅。升元從弟彬，辛酉浙省解元，人始悟四「一」字之兆。升元生時，其父夢一金甲神人持紅箋大書，懸其廳事云：「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」，遂以名之，而字曰徵元。及壬戌殿試日，又夢如前。升元及第，其父年才四十六。《見只編》：德清老人蔡四者，以服鹿角膠壽至百八歲，豈即其人耶！

◎瓷易經

益都翟進士某，為饒州府推官，甚暴橫。一日，集窯戶造青瓷《易經》一部，楷法精妙，如西安石刻十三經。式凡數易，然後成。蒲城王孝齋（彛京）官益都令，曾見之。

◎吳漢槎

吳江吳孝廉漢槎（兆騫），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。康熙辛酉，歸至京師，相見出一石■，其狀如石，作紺碧色，雲出混同江中，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，所謂肅慎之矢也。又高麗棋子一枚，乃碑礪所制。又云：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，乃金之會寧府，有斷碑尚存，書法如柳誠懸，頃為一流人所碎。碑文可以辨識者，有「俯瞰闕庭」，又「文學盛於東觀」云。

◎羊馬

西域種羊，或云以皮肉埋地，或云以脛骨，率用初冬季春未日，其詳見於《異物志》、《剡溪漫筆》諸書。吳立夫《淵穎集》有《波斯國種羊皮書禱歌》。又元僧楚石詩：「自言羊可種，不信繭成絲。」予嘗考之，不自立夫、楚石始也。北齊高昂詩：「隴種千口羊，泉連百壺酒。朝朝圍山獵，夜夜迎新婦。」形諸歌詠，其來久矣。《雙槐歲鈔》以骨羊草馬作對云。雲南越賧故地之西，多薦草，產善馬，始生若羔，歲中紐莎縻，飲以米瀋，七年可御，日馳數百里，世稱「越賧駿」。見《唐書》。（周嬰《卮林》云：《太平廣記》引《談藪》，作羶種（于）〔千〕口羊。《詩紀》、《詩所》乃云千口牛，誤也。）

◎赤蝦子三都

《雙槐歲鈔》云：東粵順德縣，有地曰壽星塘，山水幽勝，有物名赤蝦子，如嬰兒而絕小，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，笑呼之聲亦如嬰兒，續續垂下，甫至地而滅，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。《諾臯記》載：昔有姚、汪、王三姓，食都樹皮，餓死，化為鳥都，皮骨為豬都，婦女為人都，皆棲大樹，即如人形而絕小，男女自相配偶。在樹根者名豬都，在樹尾者名鳥都，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。左腋下有鏡印，闊二分。其禁有山鵲法、打土壘法，食其巢，味如木芝。有術者周元大，能禹步為厲術，以左合亦索圍木斲之，樹仆，剖其中，三都皆不能化，乃執而烹之。周侍郎櫟園詩：「人都擁樹形同鳥」是也。

又《月山叢談》載：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，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，武人裝束，白竹纏，芒■，其行如飛。此當即赤蝦子之類，蓋閩粵皆有之。

◎准字諱兩見

宋寇萊公准作相，諸司公移諱其名，改為準，至今相沿不易。汴京舊有平准務，蔡京為相，以其父名准，改為平貨務。又官司公移皆避其名，如京東、京西皆改鑿左、畿右。然予按《求古錄》載，泰安州冥福寺，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中書門下牒石刻，已用准字。《唐韻》二字並收，准字下注曰：俗。《莊子》：平中准；《管子》：懷繩與准鈞準繩；《文子》：放准尋繩。皆用此字，不始寇公也。

◎師生同姓名

古人同時同姓名者，如毛遂、陳遵、韓■、李益，（門第文章）往往有之。然不聞師生同姓名也。康熙癸丑會試，今翰林學士張敦復（英）為同考官，本房中式舉人張英，海鹽人；丙辰會試，編修馬殿閏（鳴鑾）為同考官，本房中式舉人馬鳴鑾，河南人。

◎吹笛

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：閭巷有人以賣餅為生，吹笛為樂；僅得一飽資，即歸臥其家，取笛而吹，如此有年。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，欲委以財千緡。初不可，堅諭之，乃許諾。錢既入手，遂不聞笛聲，但聞籌算聲耳。其人大悔，急還富人錢，於是再賣餅，明日笛聲如舊。此與唐劉伯芻所言安邑里粥餅人，匆匆不暇唱渭城事絕相類。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。

◎青鸞

《雙槐歲鈔》有《貞鸞》、《烈鸞》二詩，因憶昔在揚州署中，有青鸞二，飲啄必俱。一日其雄曲鹿觸死，雌日夜哀鳴，不忍聽聞，數日亦死。予感其義，作《青鸞操》。

◎念佛鳥

唐韋蟾嶽道林詩：「靜聽林飛念佛鳥，細看壁畫馱經馬。」按王得臣《塵史》：安陸有念佛鳥，小於鴿，色青黑，常言「一切諸佛」。宋元憲詩：「鳥解佛經言。」張齊賢守郡日，為作古詩一篇。

◎鑿字擗字

鑿、魚到切。字書曰：餅鑿。今山東俚語尚然。富鄭公言：太宗既下并州，欲乘勝收復薊門，咨於眾。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：「自此取幽州，如熱鑿翻餅耳。」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：「此鑿難翻。」又《北夢瑣言》：王蜀時，有趙雄武能造大餅，每三斗麵擗一枚，大如數間屋，因號「趙大餅」。擗字亦俚語。

◎■

《塵史》謂《野有死■》之詩曰：「舒而脫脫兮，無感我■兮。」婦人服飾獨言■者。按《內則》注云：■，婦人拭物之巾也，居則設於門右，佩則分之於左，常以自潔之用也。古者女子嫁則母結■而戒之。（徐太室選定《野有死■》為淫詩，甚有理）

◎刀圭

刀圭字常用之，而未有確義。《碧里雜存》云：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，形似今之剃刀，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，中一孔即貫索之處。蓋服食家舉刀取藥，僅滿其上之圭，故謂之圭，言其少耳。泉、布、錯刀，皆古錢名。

◎風磨風扇

西域哈烈、撒馬兒罕諸國，多風磨。其制：築垣牆為屋，高處四面開門，門外設屏牆迎風，室中立木為表，木上用圍置板乘風，下置磨石，風來隨表旋動，不拘東西南北，俱能運轉，風大而多故也。耶律文正詩：「沖風磨舊麥，懸杵搗新粳。」

又有風扇，於帳房中，高懸布幔，下多用頭髮當面，設繩索牽動，自然有風，不用揮扇也。見陳誠《西域錄》。（錄載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，有草春生秋死，臭氣逼人，取其汁熬以成膏，即阿魏也。又有小草高二尺許，遍身棘束，葉網如藍，清秋露降，綴於枝幹，甘如錫蜜，可熬為糖，名達郎古賓，即甘露也。）

◎筆蘆

姑熟青山李白墓，生蘆，其形如筆，號「筆蘆」。續溪舒■道原有詩云：「筆蘆蕭蕭青山巔。」（■，元末人，有《華陽文集》七卷）

◎捉臥甕人

昔見朱竹■簡討《彝尊》詩云：「捉臥甕人選新格。」初不解，及觀《通志》有趙昌言捉臥甕人格、及彩珠局格、旋棋格、金龍戲格等名，始悟所謂。

◎正德錢

於慈仁寺市，見正德錢二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，與今制殊異。正德，又夏國偽年號也，錢不知何年所造？

◎閻羅

世傳趙定字、馮具區皆為閻羅王。近聞比部張屏公（四維）言：癸丑秋，居保定，忽夜夢至一官署，堂廡宏壯，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，披覽文書，視之，乃先兄西樵也。張與先兄昔同官，交甚厚，因前問：「此何地？君所覽是何文書？」先兄笑曰：「此非人間。我已死為神，主此文書，察世人善惡耳。」張云：「然則我何為至此？豈非死耶！」先兄答：「君不應死，但此地不宜久留，當即送歸。」倏而夢覺。張時未聞先兄之訃，特至京師問之，王太史曰：「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。」先兄歿時，遍體作種種香，當已證菩薩果位，然平生忠厚正直，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。《釋典》謂閻羅是嗔相報身，先兄以悲憤歿，豈其徵乎？

◎虛實

今墟市之稱，義取朝實暮虛也。宛丘有義神實。羅蘋《路史》注：實者對虛之名，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，其中星多則實，虛則耗，神農所在，人民常實，非若虛砦，朝實而暮虛也。地以實稱，亦奇。

◎犀角刀子

周嬰《卮林》載唐牛肅紀聞云：牛騰，唐郟城令，中書令裴炎甥也。炎遇害，騰謫■建安丞。時中丞崔察用事，貶官例皆辭行，誅極甚眾。騰將見察，懼不知所為。忽遇一人謂曰：「公有犀角刀子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甚美。」授以神咒，令見察時，但俯伏掐訣（言帶犀角刀子掐乎訣乃可以誦咒，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，以大指爪掐之），而密誦咒七遍，無患矣。咒曰：「吉中吉，迦戌律提，中有律陀，阿婆迦呵。」已而果免於難。嬰自云：崇禎癸酉為縣令所羅織，庭讞時，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，掐訣誦咒如前，亦獲免。因錄之以傳於世。

◎關壯繆現身

袁太常密山（景星）言：順治丙申年五月廿二日，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，身憑女牆，以右手捋髯，時方亭午，鬚眉面目，歷歷可睹。廿三日、廿八日復現，舉城官民奔走禮拜，總督尚書李棲鳳親詣廟祭焉（後甲子使粵，別詳《華皇紀聞》）。

◎陸舟

朱秋崖（克生）云：寶應西去十里，地曰黎城鎮，古黎王城也。又西北七十里，曰張公鋪，屬天長縣。康熙乙巳二月二日，張公鋪人見平地中忽擁官艦數十，帆檣樓櫓畢具，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，儀衛森然，所過之地，迅如飛鳥，跡其過處，草木皆靡，竟不知何祥也。

◎獸種

《家語》曰：馬十二月而生，狗三月而生，豕四月而生，猿五月而生，鹿六月而生，虎七月而生，蟲八月而生。《淮南子》本此。《魏略》云：黃牛羌種，孕身六月生。《廣志》云：僚民皆七月生。《蜀郡記》云：諸僚娠七月生，蓋獸種也。

◎官銜

官銜二字，習俗不識其義。《家語·禮運篇》云：「官有銜，職有序。」注：銜、治也。《執轡篇》云：「古之銜天下者，以六官總治焉，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，銜天下者正六官。」官銜之義本此。《封氏聞見記》云：「銓曹聞奏之時，先書舊官品於前，次書擬官於後，使新舊兩銜不斷，如人銜物，又如馬之有銜，以制其首。人謂銜尾相屬，即其義也。」此臆說，殊無所據。

◎博野婦人

郭宮庶快園（■）說：博野有一婦人，一生不飲食，而育男女數人，操作與常人無異，亦罕疾病云。

◎不敢欺

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，亦有所本。《國策·秦興師臨周章》顏率謂齊王曰：「不敢欺，大國疾定所從出，敝邑遷鼎以待命。」

◎三西湖

《粵劍編》云：惠州豐湖在郡城西，人呼為西湖。東以城為儲胥，西南北三方皆群山為衛，儼然與武林相似。蘇長公曾買此湖為放生池，出御賜金錢築堤障水，人號曰「蘇堤」。是天下有兩西湖、兩蘇堤也。潁州亦有西湖。坡知潁州，謝表云：「出守二邦，輒為西湖之長。」是又三西湖也。

◎天醫

俗說雷部擊人，必有天醫隨之，或誤擊則旋活之。近雲南府有二人，同行遇雷，皆殛死。其一人恍忽見一比丘坐其旁，以手摩其腦曰：「汝不應死，勿慮。汝家人尋至矣。」時有目擊者，歸告二人之家，家人皆號泣至，至則生矣，比丘亦不見。宗兄行人爾成（敬公）說。

◎火神

武進諸生楊某館於某氏，其人富而豪侈，每夜飲，必三鼓。一日醉歸，見館中燈火甚盛，從窗隙竊窺之，見案邊二燭卓立甚巨，有緋衣人據案觀書，意其楊也。明日詢之，楊對以實早寢，未嘗夜讀，然心怪之。至夜，假寐以伺，近三鼓，忽有大聲傳呼！排戶而入，隨有二巨燭出地上，已而紅燄滿室，僕隸雜■，擁一緋衣人至，據案而坐，取案上書冊翻之。楊懼而叫呼，緋衣人若不聞者。將五鼓，緋衣者徐起，逕趨楊臥處，眾皆從之。忽舉牀四腳，盤旋室中，復擲之空中者數四。天將曙，又聞傳呼聲，寂無所見矣。久之，楊始蘇，起視門戶，扃■如故；問院中人，毫無所聞也。因急謝主人歸。歸數日，火大作，所居皆燼，始悟所見乃火神耳。楊後中鄉試。

◎鴛鴦鏡

楚人王蘭士者，嘗游江西，一日遇風雨，投宿古祠，遂假寐。門忽洞開，見翁媪二人入祠，直據上坐，僕從十許人旁列，復有二翁媪扶服入跪。其前坐者怒，數其罪，顧從者鞭之數百，跪者哀號乞憐，且曰：「業生此不孝子，不敢辭罪，祈見釋，當碎其鴛鴦鏡，事猶可及也。」坐者沉吟釋之。王忽嗽發聲，遂無所睹。晨起雨霽，將行，忽有年少持一鏡入，拜祠下。某怪而問之，曰：「此鴛鴦鏡，漢物也。」視之背作鴛鴦二頭，益異之，謂少年曰：「肯見售乎？」少年不可。展轉間，鏡忽墜地而碎。少年方驚惋，某告之曰：「汝必有失德，壞人閨門事，不實相告，且有陰譴。」少年懼，吐實，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，期會祠中，鏡即女所遺也。因語以夜來所見，少年大悔恨，再拜而去。王視其額，乃謝氏宗祠也。

◎鹿盡心

順治中，安邑知縣鹿盡心者，得痿痹疾。有方士挾乩術，自稱劉海蟾，教以食小兒腦即愈。鹿信之，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，所殺傷甚眾，而病不減。因復請於乩仙，復教以生食乃可癒。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，致死者不一，病竟不癒而死。事隨彰聞，被害之家，共置方士於法。

◎內江石壁魚

四川內江縣儒學後有石壁甚奇，明三百年中，衣冠科第甲西蜀。順治末，輝縣冀應熊為成都知府，好作擊窠大書。一日，至內江謁文廟，愛石壁之奇，書而■諸石。石破，有清泉一泓，魚十餘頭，游泳其中，見風水涸，魚皆化為石。自是科第不振。《炙■果集》載：有人以石子壓紙，或見欲得之，酬價二十緡。後破之，乃有一魚躍出，其中泓然清流也。又李後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，水終日不耗。陶谷取之投地，石裂，中有小魚躍出死，自是研無復潤澤矣。

◎松頂生蘭

予門生翰林湯西崖（右曾），嘗於湖南永州道中，見古松數萬株，是宋刺史柳開所植，亙數百里。有蘭寄生，長松杈桠間，可逕丈，葳蕤四垂，時正作花，香聞遠近。其地曰「奇蘭鋪」，草木寄生，理固有不可解者。

◎驢駒媚

座客偶舉唐小說《霍小玉傳》中有驢駒媚，不知何物。按僧贊寧《物類相感志》云：「凡驢狗〔駒〕初生未墮地，口中有一物如肉，名媚，婦人帶之能媚。」

◎姓異

一、兩、雙、五、六、七、柒、八、九、第二、第五、第八、九百，皆姓也。《聞見記》載縣令妻伍氏、縣丞妻陸氏、主簿妻漆氏事以為笑，不過音同耳。

◎劍俠

某中丞巡撫上江，一日，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，途宿古廟中，扃甚固，晨起已失金所在，而門鑰宛然，怪之。歸告中丞，中丞怒，亟責償。官吏告曰：「償固不敢辭，但事甚疑怪，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，願以妻子為質。」中丞許之。比至失金處，詢訪久之，無所見，將歸矣，忽於市中遇瞽叟，胸懸一牌云：「善決大疑。」漫問之，叟忽曰：「君失金多少？」曰：「三千。」叟曰：「我稍知蹤跡，可覓車子乘我，君第隨往，冀可得也。」如其言。初行一日，有人煙村落，次日入深山，行不知幾百里，無復村曠。至三日，逾亭午抵一大市鎮，叟曰：「至矣。君但入，當自得消息。」不得已，第從其言。比入市，則肩摩轂擊，萬瓦鱗次。忽一人來訊曰：「君非此間人，奚至此？」告以故，與俱至市口覓瞽叟，已失所在。乃與曲折行數街，抵大宅，如王公之居，歷階及堂，寂無人，戒令少待。頃之，傳呼令人，至後堂。堂中惟設一榻，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，髮長及■，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。拜跪訖，男子訊來意，具對，男子頤指語童子曰：「可將來！」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，封識宛然，問曰：「寧欲得金乎？」吏叩頭曰：「幸甚，不敢請也。」男子曰：「乍來此，且將息了卻去。」即有人引至一院，扃門而去，日予三餐，皆極豐腴。是夜月明如晝，啟後戶視之，見粉壁上累累有物，審視之，皆人耳鼻也，大驚，然無隙可逸去，旁徨達曉。前人忽來傳呼，復至後堂，男子科跣坐如初，謂曰：「金不可得矣，然當予汝一紙書。」輒據案作書，擲之揮出。前人復導至市口，恍恍疑夢中，急覓路歸。見中丞，歷述前事，叱其妄，出書呈之。中丞啟緘，忽色變而入，移時，傳令歸舍，並釋妻子，豁其賠償。吏大喜過望。久之，乃知書中大略：斥中丞貪縱，謂勿責吏償金，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，髮截若干寸，寧忘之乎？問之夫人良然，始知其劍俠也。日照李洗馬（應■）聞之望江龍簡討（燮）云。

◎八才子圖

今世傳孟襄陽、王右丞輩七賢過關圖，皆策蹇重戴。《青箱雜記》亦云：世傳潘閔、安鴻漸八才子圖，皆策蹇重戴。其為唐七賢、宋初八才子，不可得而詳也。《東觀餘論》跋，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云：此卷據其名題，或有弗同時者，而揚鑣並驅，睇盼相語，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。題名云：宋之問、王維、李白、高適、岑參、史白凡六人，尤為不倫。

◎濮州女子

明末山東將亂，時濮州民家子周孫頭者，居負郭之周家村，語多清狂，人謂不慧。一日自城中歸，過真武廟側，有雙鬢女子立道旁樹下，絕色也。謂周曰：「與君夙緣，當為君婦。」遂攜至家拜母，母疑其蹤跡，俾子遣之。女子笑曰：「我以夙緣奉天帝命為汝家婦，誰能遣我？」久之，事姑孝謹，即鄰里無不敬愛之。周家素貧，又值荒歉，女子日具食養姑，皆豐潔。周被役築城，同事者戲語曰：「同執畚鍤，能俾君婦治饑相勞乎？」周歸語婦，答曰：「此不難，但張帷幕，吾自致之。」如其言，果日獲飽食。一日潛告其姑曰：「此地不久必大亂，不可留也，曷避之？」乃遍辭鄰里，挈姑與夫擔負去，不知所往。未幾，榆林賊起，濮被兵甚慘，果如其言。

◎浦回子

浦回子者，固原人，業染，所居對城隍廟。一道士夜坐廟門，火光繞身。浦意其異人，獻以茗果，不納，浦益恭，道士乃食其一棗，謂曰：「子誠信有根器，他日訪我羅山。」浦如其言訪之，逾年歸，以道授其妻，復去。王輔臣亂後還家，容色如少年。鄰人曹文■者叩之，曰：「久居終南山，山中老人多眉長過面，耳及之兩耳間者。洞中有二黑猿，見我執手甚歡，其言即不能辨，飲以瓢水，清甘如醴。由此不饑不寒，雪天可著單衣，旬日不食，自若也。」歸數日，求見其妻，妻拒之曰：「各做自家事，何必相見。」浦因別去，徐步出郭門，鄰人送之，奔馳不及而返。

◎靜寧州道士

陝西靜寧州一道士，賣藥於市，手持小葫蘆，修廣僅寸許，傾之，得土數升，皆成金丹，以予病者，立已。求者日眾，不能給，以麈尾一揮，人人袂間各得三粒。一日以小瓢貯丹，任人自取，極力多攫，止得三粒。數百人悉得藥，而瓢仍不空。後不知所之。

◎王九臯

王九臯字鶴鳴，濮州人，萬曆壬午舉人。自少至老，夜未嘗寐，終身不知有夢。少時常遇關壯繆，親指隙地，令為建祠。今濮州大關帝廟是也。